

James Gunn

ALTERNATE WORLDS

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

交错的世界

世界科幻图史

[美] 詹姆斯·冈恩 著

姜倩 译

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James Gunn

ALTERNATE WORLDS

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

交错的世界

世界科幻图史

[美] 詹姆斯·冈恩 著

姜倩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
景

Horizon

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

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

[美] 詹姆斯·冈恩 著 姜倩 译

出品人：姚映然
策划编辑：刘维唯
责任编辑：刘维唯 熊霁明
营销编辑：高晓倩
装帧设计：陆智昌

出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人民出版社
印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制作：壹原视觉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7.5 字数：370,000 插页：2
2020年8月第1版 2020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188.00元
ISBN：978-7-208-15627-2 / I · 179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交错的世界 / (美) 詹姆斯·冈恩 (James Gunn) 著 ;
姜倩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书名原文: Alternate Worlds: 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
ISBN 978-7-208-15627-2

I. ①交… II. ①詹… ②姜…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小说史—世界 IV. ①I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00838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中文版序言

科幻小说是变化的文学，其本身正是变化的最好例证。不同于其他将自身繁荣建立于对传统的操纵之上的文学类型，科幻小说吸引读者的地方是它的求变与求新。正如西奥多·斯特金所言，科学即“知识”，而科幻小说就是关于知识的小说。知识是处于不断的更新、重估和转变之中的，因此，与科学紧密相连、从科学中获取灵感的科幻小说也处于不断的更新、重估和转变之中。再者，科幻小说是一种流行文学形式，不是说它优于其他的类型小说，比如传奇故事、悬疑小说或是近年来大受欢迎的奇幻小说，而是说阅读和欣赏科幻小说的读者人数众多，范围广泛，并且，科幻小说与读者之间的传播媒介是那些在实际操作层面和经济层面上均依赖于一些随科技变化而变化的、应用广泛的体系。当科技发生变化之时，科幻小说自然也会发生变化。

本书的目的是通过描述科幻小说的形成原因——包括人的经验和想象力两个方面——来给科幻小说下一个定义。《交错的世界》从最早充满想象力的口述故事开始，通过一代代作者创作的各种鲜活故事追溯了科幻小说的发展历程。由于科幻小说是关于知识的小说，本书在每章开头都会讲到不同时代的科学和技术创新，科学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类生活，改变了我们对人类在宇宙中的角色的认识，还孕育并改变了科幻小说。书中各章还讨论了科幻小说是如何受到其传播方式影响的：科幻小说先是以精装本图书形式传播，后来通过杂志方式传播，再往后是平装本、电台、电视、网络，天晓得以后还会出现什么新的方式。不管新的方式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科幻小说总会及时记录它，根据它做出相应的改变，并想象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交错的世界》本身也是变化的最好例证。创作这本书的念头起于1970年。作为美国国内最早的科幻课程的系列讲座内容，本书原本是针对选修这门课的学生撰写的，他们从未想到自己最钟爱的读物居然有着一段值得研究的历史，或是值得考察的理论。后来，在一系列事件和决定的影响下——如今看来，这些事件和决定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些讲座的内容被整理成章，成为一部带有插图的咖啡桌图书（说它是咖啡桌图书，是因为此书体积庞大，插图精美，适合放在咖啡桌上展示）。《交错的世界》问世后影响广泛——特别是在推出平装版之后——并荣获了几项大奖。

到目前为止，距离此书第一次出版已有四十三年，距书中内容最初成形之时更是有四十八年之久了。如今，《交错的世界》被译成了中文，要在世界上人口最多、近年来经历了天翻地覆之巨变的国家重新出版。我特意在本书的开始和结尾部分各新增一章，前者追溯了第一版中描述的景象在这些年的变化，后者描画了从第一版问世到现在，科学技术和科幻小说各自的变化。这些年来，科幻小说有了显著的改变。尽管科幻杂志

依旧存在，但它们不再担当科幻小说守门人的角色，平装本不断萎缩，就连精装本和普及版平装本也受到了电子出版发行物的威胁。我在互联网上甚至还发现了《交错的世界》的一个盗版电子书。科幻电影成为左右公众看法的一个重要影响源，而电视已将科幻作为主要的节目内容。变化代表了人类生存永不静止的状态，科幻小说是它的代言人。

世事变化万千。即使是科幻小说，也无法确定自己何去何从、如何发展，无法确定未来不可预见的结局是什么。但是，它将尽力去想象。

我要感谢李广益促成了此书中文版的问世，他在堪萨斯大学参加暑期科幻小说课程时向北京世纪文景提出了出版一系列科幻学术书籍的设想，感谢他发起这个重大项目的卓见和勇气。我要感谢吴岩教授专门为本书撰写了中国科幻小说简史的部分。还要感谢前来堪萨斯大学访学一年的姜倩女士娴熟地将此书翻译成中文所付出的努力。

詹姆斯·冈恩
堪萨斯州劳伦斯市

第一版前言

《交错的世界》是一部科幻小说图史，但这部书所展现的不仅仅是插图和历史，还有一种独特的成书方式：通过梳理科幻小说的成因以及影响其后续发展的各种因素，来对科幻小说加以阐释。《交错的世界》试图给科幻小说下一个定义，指出科幻小说与其他小说类型（如奇幻小说、乌托邦小说和“主流”文学）之间的差别，并说明科幻小说是如何发展到今天，又是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的。

本书摘录讨论了科幻领域的代表作并介绍了这些作品的作者，请注意，尽管有时会出现两者重合的情况，但“代表作”并不等于“最佳作品”。《交错的世界》没有去特意搜寻那些其他科幻史书籍中未提及的鲜为人知的作品，也不会仅仅关注文学方面的影响因素，因为已有其他科幻史书籍这么做过，特别是布赖恩·奥尔蒂斯那部鼎鼎大名、读来令人愉悦的《亿万年大狂欢》^{*}。

科幻小说是一种通俗文学形式，一向与大众思潮和公众意识形态紧密相连。《交错的世界》所涉及的是那些影响了整个科幻小说流派，以及在科幻小说发展道路上发挥作用的书和故事，那些凡是对科幻小说感兴趣的人或是可能会对科幻小说产生兴趣的人都应该知道的书和故事。至于那些极少有人读过，特别是那些有影响力的科幻作家极少读过的书，显然对于科幻小说的发展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交错的世界》是关于整个流派的书，而文学流派是由类型而非孤立的代表作所决定的。伟大的书显然都是独一无二的；假如一部伟大的书能够创造一个流派，或是能为某个流派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么这部书中值得珍视的品质必然是超越时空的。

在我看来，关于小说的书通常有两种：一种是抛开小说中那些读者看来妙不可言甚至连评论家最开始也为之着迷的地方，认为这些有趣的地方太过幼稚，不值一提，而是通过细致入微的分析去寻找成人的快乐；另一种是将成人的视角与天真无邪的发现结合在一起，试图解释为什么某些小说令人厌烦，而另一些小说却让人着迷。

莱斯利·费德勒说过，长久以来，评论家们一直试图劝说读者去看那些他们不喜欢的书。他认为，评论家们应该做的事情其实是发现人们为什么爱看那些他们喜欢的书。

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

我们这些对第二种书感兴趣的人乐意写写自己的事儿，写写我们对故事的痴迷。这部书从某种意义上总结了我自己的经历和我在科幻小说中的发现，我的激动、感悟和对科幻小说越来越多的了解。这是我用自己

^{*} 《亿万年大狂欢》(*Trillion Year Spree: The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 中文版已由安徽文艺出版社于2011年引进出版。——编者注

的方式表达艾萨克·阿西莫夫在序言中的那句话：“我爱你，科幻！”

像本书这样篇幅的书是不可能凭一人之力完成的，有许多人曾以各种方式帮助了我，在此我想对他们的贡献表示感谢。对于那些我忘记了或遗漏的人，再次表示歉意。

首先，我要感谢的是所有帮助我形成个人批评理论和见解（不论我是赞成还是反对）的历史学家、评论家、学者和选集编者：艾萨克·阿西莫夫、H. O. 贝利、詹姆斯·布利什、安东尼·鲍彻、雷金纳德·布雷特纳、约翰·W. 坎贝尔、托马斯·克莱尔森、I. F. 克拉克、埃德蒙·克里斯平、巴泽尔·达文波特、奥古斯特·德雷斯、H. 布鲁斯·富兰克林、罗伯特·海因莱因、马克·R. 希勒加斯、达蒙·奈特、山姆·莫斯考维奇、西奥多·斯特金、达科·苏恩文、杰克·威廉森和唐纳德·A. 沃尔海姆。有了他们，这部集大成的科幻史才成为可能。

我想感谢那些允许我引用其作品，引用和复制其杂志图片的人士：艾萨克·阿西莫夫，康泰纳仕出版公司的小保罗·H. 邦纳，《惊奇故事》和《奇妙探险》的索尔·科恩，埃德蒙·克里斯平，UPD 出版公司的朱迪·琳·本杰明·德尔·雷伊，《奇幻与科幻杂志》的埃德蒙·费尔曼，福特档案馆和亨利·福特博物馆，M. H. 根斯巴克、贺拉斯·L. 戈尔德、山姆·莫斯考维奇、小哈里·华纳，H. G. 威尔斯遗产代理处和唐纳德·A. 沃尔海姆；感谢维京出版社同意我使用切斯利·博尼斯戴尔与威利·雷主编的《征服太空》和《探索太空》中，由博尼斯戴尔创作的四幅插图；我还要感谢以下艺术家同意我复制他们的作品：代表已故的汉斯·博克的博卡纳利亚纪念基金会，切斯利·博尼斯戴尔、艾德·艾姆什威勒、弗兰克·凯利·弗雷亚斯、梅尔·亨特、理查德·M. 鲍尔斯，代表已故的查尔斯·席尼曼的贝蒂·J. 席尼曼，约翰·舒恩赫、威廉·F. 迪明斯和亨利·R. 凡·东恩。在此我还要向那些因地址不详或未知而无法联系的艺术家和杂志社表示歉意，希望他们能够谅解。

若非以下朋友的帮助，搜寻照片将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是福里斯特·J. 阿克曼（他收藏的照片多得不可思议）、赫伯·阿诺德、露丝·贝尔曼、哈维·比尔克、本·波瓦、比尔·鲍尔斯和玛吉·鲍尔斯、查理·布朗、约翰·布鲁纳，代表埃德加·莱斯·巴勒斯公司的赫伯特·巴勒斯，约翰·W. 坎贝尔夫人、艾德·卡特赖特、米尔德里德·克林哲曼、汤姆·科林斯、丽塔·柯瑞尔和弗恩·柯瑞尔、艾弗拉姆·戴维森、莫里斯·多伦斯、约翰·艾里斯、哈兰·埃里森、米德·弗赖尔森三世、罗伯特·加德纳、M. H. 根斯巴克、山姆·格拉瓦斯、兰德尔·霍金斯、罗伯特·海因莱因和弗吉尼亚·海因莱因、吉姆·洛尔、威尔·F. 詹金斯、杰伊·凯·克莱恩（他的一大嗜好就是拍摄科幻大会照片，并坚持了一生）、罗伊·拉凡德、雷林·莫尔、派拉蒙电视、克里斯托弗·普利斯特、凯瑟琳·雷吉（C. L. 莫尔）、格里·德·拉·利、哈维·J. 萨蒂、里昂·斯托夫、阿尔特·托夫特、A. E. 范沃格特·莫特·怀辛格、菲利斯·怀特、罗伯特·威尔森、理查德·威尔森、唐纳德·沃尔海姆，以及所有将自己的照片贡献出来并收录在此书当中的作家和编辑。

我还要特别感谢亚历山德拉·梅森以及堪萨斯大学肯尼斯·斯宾塞研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所提供的不计

其数的、无条件的支持和帮助。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研究生助教巴里·巴达克和约翰·J. 卡赛尔，我的两位摄影师道格·德拉诺和加里·格兰德宁，我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和凯文，还有杰伊·海尔德曼、艾伦·赫夫、乔·凯泽、肯·凯勒和国会图书馆公共服务部的主任威廉·P. 杨格尔。我要感谢我的妻子简，她帮我校对了文稿，编辑了索引，并帮我校正了许多错误。

詹姆斯·冈恩
堪萨斯州劳伦斯市

我爱你，科幻

艾萨克·阿西莫夫

我猜很少有作者会邀请自己在书中频繁提起并大加赞美的人作序，会接受这种邀请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不过，詹姆斯·冈恩知道我根本不受这种表面谦虚或任何其他愚蠢观念的束缚，所以他向我发出了邀请，而我当然是欣然接受了。

我也不打算故作娇羞之态来撇清自己，恰恰相反，面对冈恩对我在科幻界地位的评价，我露出了自己惯常的那种坦诚而迷人的咧嘴大笑。我只希望他在恰当时能提一下我的短篇小说《最后的问题》（*The Last Question*）^{*}，因为以我的职业眼光来看，这是迄今为止发表的最棒的科幻短篇。

然而在四十年前，我还不是现代科幻小说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我只是一个爱看科幻小说的孩子，从阅读中体会到了那种莫名的快乐。

我嫉妒那个孩子，因为后来我再也没有体会到那种快乐，也不再有了这种奢望了。我也经历过其他带给我快乐的事情，比如卖掉自己的作品，发现男女之爱，获得高等学位，看到孩子降生，等等，但没有一个能带来不掺任何杂质、让人全身心投入的彻头彻尾的快乐。当你伸手去拿一本新出的科幻杂志，攫住它，捧着它，打开它，读啊读啊读啊……你才能体会到这种快乐。

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快乐，因为没有任何其他小说能带给你科幻小说的阅读体验，没有任何其他世界像科幻小说当中描述的世界那样与众不同，没有任何其他危险像科幻小说中的危险那样引人入胜。这是一种私密的快乐，因为在你认识的人里面没有一个读过科幻小说，所以那整个世界都是你一个人的。这是一种由衷的快乐，因为它与日历相关：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你心中的渴望越来越强，直到新一期杂志拿到手的宝贵瞬间，这种渴望变成了一种痛苦的狂喜。

* 坦白地讲，在艾萨克提到它之前，我从未读过这个短篇。《最后的问题》最初发表在1956年10月的《科幻小说季刊》上，后收入1959年双日出版社推出的阿西莫夫选集《九个太阳》中。因为艾萨克用了“最棒”这个词，我就好奇地把这篇小说找来读了一下。我很喜欢这个故事，不过，抱歉，艾萨克，我并不认为这是迄今发表的最好的科幻短篇——下这个判断其实不难，要给出最好的标准才是难上加难。但它极好地向读者展现了科幻小说究竟讲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只能以科幻小说的形式描述出来的绝妙的、发人深省的概念，一个讲述宇宙如何终结和开始的故事，故事的最后两句话可作为这部科幻史的墓志铭：

AC说：“让世界有光吧！”

于是，就有了光——

——作者注

童年时读过的那些科幻小说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发出比太阳还要耀眼的明亮光芒。

我读过的第一个科幻故事是哈尔·文森特 (Harl Vincent) 写的《巴顿的小岛》(Barton's Island)，刊登在《惊奇故事》(Amazing Stories) 1929年9月号上。这篇小说是我偷偷摸摸读的，因为当时爸爸还不准我读这类故事。

当时，杂志科幻刚出现没几年，它们的出现始于1926年4月的《惊奇故事》创刊号。在我开始接触科幻小说的几个个月前，有两本新杂志问世，分别为《科学奇妙故事》(Science Wonder Stories) 和《空中奇妙故事》(Air Wonder Stories)。又过了几个月，《超级科学新奇故事》(Astounding Stories of Super-Science) 问世。科幻小说腾飞了！

我记得1930年在《惊奇故事》(Amazing Stories) 上连载的S. P. 米克 (S. P. Meek) 创作的《塔帕若斯河的鼓声》(Drums of Tapajos)，它让我了解到亚马孙流域失落的文明，让“马托格罗索”¹ 在我心目中成为一个无比神秘的词语。我记得米克创作的另一个故事《亚微观》(Submicroscopic) 及其续集《乌尔姆的奥罗》(Awlo of Ulm)，两个故事均发表于1931年。我还记得刊登《乌尔姆的奥罗》那期杂志的封面：两个主人公正在决斗，双方对决的武器是五彩射线，每种射线都包含不同的神秘致命物质。这种场面带来的悬疑感比那种乏味的剑来盾挡、叮叮当当的决斗不知高明了多少。

1932年1月号的《惊奇故事》上刊登了查尔斯·R. 坦纳 (Charles R. Tanner) 的《走廊上的塔米萨克》(Tumithak of the Corridors)，它所营造的地下世界我一直铭刻于心，并在我自己的小说《钢穴》(The Caves of Steel) 中以另外一种形式再现。

《奇妙故事》(Wonder Stories) 在1931年12月号上刊登了克利福德·西马克 (Clifford Simak) 的《红太阳世界》(World of the Red Sun)。我上初中时，曾把这个故事一遍遍地讲给同学听，压根没想到有一天我和西马克会成为老朋友，并在1971年的世界科幻大会上站在同一个讲坛上——他是那次大会的荣誉嘉宾。

杰克·威廉森是我钟爱的另一位作者。在一个短篇小说中 (该死的，标题我忘了^{**})，他描写了一个长得和人很不一样的月亮女郎，让我为之痴迷。他还创作了《太空兵团》(Legion of Space) ——《三个火枪手》的未来主义版本，故事中的老贾尔斯·哈比卜拉被塑造得像是一个超级福斯塔夫²，情节充满悬念，惊心动魄。直至今天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是如何熬过第一和第二、第二和第三、第三和第四部分之间的那段空当的 (这部小说分六次连载完毕，我一直没有足够的意志力等待它们全部出版之后，再一口气将整部小说读完)。

还有纳特·沙赫纳 (Nat Schachner) 发表在1936年《新奇故事》上的《同位素人》(Isotope Men) 和发表在1937年《新奇故事》上的《过去、现在和未来》(Past, Present and Future)。后面这篇小说是我躲

* 这本杂志后来简称《新奇故事》(Astounding Stories)，不久后又改为《新奇科幻》(Astounding Science Fiction)。全书原文多处出现三个名称的混用，并有多处简写为Astounding，均指同一本杂志。——编者注

** 《月亮女郎》("The Moon Girl")，《奇迹故事》，1932年2月。——作者注

1 马托格罗索 (Matto Gross)：巴西的一个州，面积90.1万平方千米，在巴西排在第三位。——译者注，下文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

2 福斯塔夫 (Falstaff)：莎士比亚笔下脍炙人口的喜剧人物，外形肥胖，生性贪婪怯懦，却喜发豪言或作机智妙语。

在父亲糖果店香烟柜台后面读的，当时我一边读，一边祈祷千万不要有顾客光临，以免打断我——我可真是
个败家子啊！

我还记得分别刊登在 1934 年和 1935 年《新奇故事》上的默里·伦斯特（Murray Leinster）的《时空
的侧面》（“Sidewise in Time”）和《比邻星》（“Proxima Centauri”），1934 年《新奇故事》上刊登的霍华
德·旺德尔（Howard Wandrei）的《巨人》（Colossus），1936 年《惊奇故事》上刊登的莱斯利·斯通（Leslie
Stone）的《火星的宠物地球人》（Human Pets of Mars）和 1937 年《惊奇故事》上刊登的瓦尔特·罗斯
（Walter Rose）的《天啊》（By Jove）。

甚至一些我不太喜欢的故事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至今仍然记得一个美好的五月天，我在布
鲁克林的展望公园阅读 1937 年《新奇故事》上刊登的哈里·沃尔顿（Harry Walton）的《水银·无限》
（Quicksilver, Unlimited）。

1936 年 12 月号的《新奇故事》给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因为拿到杂志的那天我们一家人有个应酬，我
没法躲到一旁读书，只能将杂志一直握在手里。那本杂志深浅不一的紫色封面永远烙在了我的脑海中，尽管
封面画的是华纳·凡·罗恩（Warner Van Lorne）写的那个烂得要命的小说《紫光世界》（World of Purple
Light）。

这一连串记忆的巅峰是 1937 年的《新奇故事》，上面刊登了爱德华·E. 史密斯（Edward E. Smith）“银
河巡逻队”（Galactic Patrol）系列的第一部。要是让我说出自己这辈子的阅读体验在何时达到巅峰的话，这
就是那个时刻。这个故事里的每个字都像是一簇小火苗，那些印刷字体、它们在我脑海中激发的画面、纸浆
纸的气味、杂志的手感和重量——这一切合而为一，成为一种刻骨铭心却又让人痛苦的狂喜，因为我那么想
身临其境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却办不到。

可叹时光飞逝，青春不再！在那一刻，在狂喜之中，我却没有留意到岁月的暗影正向我笼罩过来。我已
开始尝试创作自己的科幻小说，在接下来的 1938 年，我开始投稿并卖出了自己的作品。你们可以在 1972 年
由双日出版社（Doubleday）推出的《阿西莫夫早期作品选》（The Early Asimov）中找到关于我的处女作的一
些详情。

创作和卖掉作品也是让人快乐的事情，但它们将我逐出了安乐的世外桃源。此时，我已是独立地构建自
己的科幻故事，我对故事结构和特点的熟稔破坏了那种脆弱的奇妙感。

等到约翰·W. 坎贝尔的《有谁去过那里？》（Who Goes There）——它也许是当时最伟大的科幻小说
——于 1938 年发表在《新奇故事》上时，阅读科幻小说带给我的快乐已变成一种冷静的、伴随着思考的
愉悦感，和一年前那种不带任何批判态度的狂喜完全不同了。

说真的，我再也回不到从前了。那些让我神魂颠倒、曾向我奏出旁人听不到的天籁的故事仍然存在，我
可以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幻图书馆里找到所有那些美妙的老故事，问题是我身上接收它们信号的那个东西——

不管它是什么——早已消失不见了。过去的那个我已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有苦涩的失落感。

几年前，我重温了“银河巡逻队”系列，那种感觉像是唤起了一份逝去的爱，仿佛隆冬季节对炎炎夏日的回忆，又仿佛干枯落叶发出的骤雨般的沙沙声。

但你知道……在四十年前的那些美好日子里，我根本没有任何科幻史的概念。对我来说，科幻小说的历史始于我开始阅读它们的那一刻。我读儒勒·凡尔纳和 H. G. 威尔斯的作品时，能够——有点儿不耐烦地——辨认出它们是科幻小说，就像我能辨认出金字塔是某种形式的摩天大厦一样。

哪怕如今了解到科幻小说拥有令人尊敬的漫长历史，我也无法真心实意地接受这个事实。我无法动摇很早以前还是九岁男孩的我心中的那份信仰。对于我的灵魂来说，科幻小说始于 1926 年 4 月，它的缔造者是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

不过你们千万不要这么想，因为詹姆斯·冈恩不这么想。他的研究领域是英语文学（我的专业不是英语文学），他可不会被孩子气的感情用事所动摇。在讲到 1926 年 4 月这个日子之前，他用了大半本书的篇幅做了铺垫，解释了科幻小说的家世，追溯了科幻小说的发展。

那些在幼稚的我看来奇妙无比的事物，对于成熟的你们来说，一定更加奇妙。

但那些回忆啊……

科幻的原力（代序）

刘慈欣

科幻文学的发展伴随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以来的大部分近现代史，对它的发展历程的研究也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兴趣。近年来随着西方科幻小说的大量翻译引进，也有一些国外科幻文学史的著作在国内翻译出版。

与其他文学体裁相比，科幻文学有着更加丰富的不同侧面，因为它涉及科技与文学两个领域，在这里，科技与文学不是简单的相加的关系，而是相乘的关系，会产生更加丰富的内容；同时，它的文本既有大众通俗文学类别的，也有偏向主流文学的；以上因素产生了科幻文学丰富多样的复杂景观。科幻文学的这种复杂性当然也反映在不同的科幻文学史著作中，这些著作对科幻史的研究有着不同的视角，这些视角的差异之大，甚至让我们怀疑它们说的是否是同一种东西。

国内最早译介的科幻文学史著作应该来自苏联，我曾经看过一本这样的篇幅不长的书，现在已经很难找到，名字也记不起来了。其对世界科幻小说史的介绍主要侧重于由科幻小说所反映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衰落和腐朽，这本书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对像《1984》这类政治性较强的作品所做出的另一种解读。国内后来译介的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是冈恩的《科幻之路》，主要是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展示和分析来勾勒科幻文学的发展历史，很具体形象，对国内科幻研究和创作都有一定影响；再晚些有亚当·罗伯茨的《科幻小说史》，从宗教的角度来研究科幻文学的历史，认为科幻小说的出现和发展与基督教新教有重要关系；奥尔迪斯的《亿万年大狂欢》作为西方科幻经典译丛的一本在国内出版，这部被认为是科幻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著作，但奥尔迪斯作为科幻文学新浪潮运动的主要作家之一，是个典型的文青，纯粹从文学角度研究科幻史，在长达六百多页的洋洋巨著中，像阿西莫夫和阿瑟·克拉克这样的现代科幻巨头在其中只占了寥寥十几页，且笔调极尽轻视与不屑。

我们面前的这本《交错的世界》，是目前在国内翻译出版的唯一一部从科幻的视角写出的科幻文学史。

本书生动地展示了科幻小说是如何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诞生和发展的，书中叙述了不同阶段科技的发展对科幻小说的影响，从蒸汽机到计算机，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些影响深刻地决定了科幻文学的走向。本书研究了科幻文学形态的变化与当时科技大发现和发明的密切关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本书的结

尾有两个表格，其中之一列出了科幻小说中出现过的主题，每一个都与科技密切相关，同时列出了与每个主题相对应的代表作品；第二个表格很长，名为“西方文明、科学、技术与科幻小说大事记”，列出了从史前火的使用到 iPad 的问世之间整个文明史中的主要科学和技术进步，以及重大的历史事件，同时列出了相应时期代表性的科幻作家和作品。

作为一名科幻作家和老科幻迷，读这本书时有一种扑面而来的亲切感和归属感，像在看自己的少年和青春。这种感觉在阿西莫夫为本书第一版所写的序《我爱你，科幻》中也有所体现。这倒不是说欧美的科幻文学史与中国的相似，事实上两者有很大差异，这种相似是在精神上和情感上的。本书准确地再现了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时代特征，那时，世界已经进入电气时代，技术开始显示出它改变生活和世界的巨大力量，并带来日新月异的变化；同时，科学也在产生着革命性的突破，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让人们眼中传统的世界图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宇宙开始以更神奇的面目出现。另一方面，科技尚未像今天一样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后来的许多划时代的技术突破尚在孕育中，科技的负面作用也尚未充分显示出来。科技仍在人们的心目中保持着神奇感和疏离感，这使得当时的读者对科技可能带来的美好未来充满了向往，也对科学所揭示的神奇宇宙充满了好奇心。当这种向往和好奇心被生动的文学形式所表现时，如干柴遇烈火般得到了广泛共鸣。

这种感觉可以被称为科幻的“原力”，这种“原力”像一种神奇的催化剂。不得不指出的是，科幻黄金时代特别是初期的很大一部分作品，在今天看来无论是从故事性还是文学性上都是相当拙劣的，但“原力”这种催化剂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让这些作品在科幻读者的眼中焕发出无穷的魅力。这种感觉每一个科幻迷读者都经历过，且不分国籍和地域。我清楚地记得上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读到的那些科幻小说，其中许多即使以当时的标准看也都故事简单平淡，人物平板，文笔粗陋，但仍然很让我着迷，因为那里面有科学幻想。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看过的每一篇这样的科幻小说，比如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科学画报》上刊登过一篇译自东德的科幻小说《神秘的马希纳》，说一个机器人从银行抢了钱后扔进垃圾堆，被追捕直到没电被抓，整个故事没什么悬念和转折，十分平淡无趣，更谈不上什么文学性，但我当时很喜欢这篇小说，就因为其中有机器人。阿西莫夫曾经说过一句很让人吃惊的话，大意是：需要给年轻人提供大量的粗陋单纯的科幻小说来阅读。这话在今天看来确实不可理解，这里面就有科幻“原力”的因素。他在本书第一版的前言中生动地描述了那种感觉：

……我只是一个爱看科幻小说的孩子，从阅读中体会到了那种莫名的快乐。

我嫉妒那个孩子，因为后来我再也没有体会到那种快乐，也不再有这种指望了。我也经历过其他带给我快乐的事情……但没有一个能带来不掺任何杂质、让人全身心投入的彻头彻尾的快乐。当你伸手去拿一本新出的科幻杂志，攫住它，捧着它，打开它，读啊读啊读啊……你才能体会到这种快乐。

……这是一种由衷的快乐，因为它与日历相关：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你心中的渴望越来越强，直到新一期杂志拿到手的宝贵瞬间，这种渴望变成了一种痛苦的狂喜。

童年时读过的那些科幻小说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发出比太阳还要耀眼的明亮光芒。

这段描述就像是我自己在回忆，这种铭心刻骨的感觉很难向外人说清楚，我也很少对别人说起，怕被笑话，但科幻迷之间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我们与阿西莫夫已经阴阳两隔，但“原力”让我们跨越时间心灵相通，那时，力与我们同在！

科幻“原力”还具体体现在书中所述的黄金时代科幻小说的文学特点上，书中对此有精到的论述：

在科幻小说中，想法比什么都重要，而场景比人物更重要，人物只是传达想法的提炼了的工具……在科幻小说中，人物的复杂性或敏感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宇宙的视角来看他的存在是否合理，他的观点与我们所知的统治世界的物理法则是否冲突。通常情况下，科幻小说呈现的都是处于陌生环境下的非复杂人物，他们在熟悉的情感推动下做出不同寻常的举动……也就是说，在科幻小说中，人物总是不变的，变化的是环境。作为读者，我们无法同时接受不一样的环境和不断变化的人物，因为这让我们彻底失去了参照点，失去了让我们理解变化意义的标准，也失去了意义本身……

“原力”对科幻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曾经是它最本源的精神动力，是“原力”创造了科幻的黄金时代。但大部分学院派的科幻文学研究没有意识到科幻“原力”的存在，或者意识到了，却认为它是不成熟和幼稚的，也是“不文学”的，对科幻文学的提升和发展没有什么意义。正因为如此，以前看过的科幻文学史虽然资料丰富，体系完整，却总有隔靴搔痒之感。《交错的世界》在学术上的探讨并不太深，但对科幻“原力”的表现是本书的魅力所在。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强调科幻杂志在科幻文学发展史上的作用，书中科幻杂志的历史占了相当的比例。科幻文学可以分为两个时代，在专业科幻杂志出现以前，科幻文学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像凡尔纳和威尔斯这样的大师，还出现了大量的传奇式科幻，但这个文学体裁并没有独立的自觉，科幻小说借助以前的哥特小说、探险小说和侦探小说框架运行，甚至连“科幻小说”这个名称也没有出现。科幻小说作为一种自觉的文学体裁的出现，是以科幻杂志的出现为标志的。

首先杂志聚集和造就了读者，如书中所述：

根斯巴克最初的一大发现是科幻读者的热情和投入，那是亟待表现的天生科幻迷的特质。就好像一群被人遗忘的海外犹太人流散到了一个国家，由于散布各地，谁也不认识谁。如今，通过《惊奇故事》，每个人都

找到了自己的天堂，他们可以在精神上聚集在一个新的“犹太人区”当中，温习他们早已忘却的宗教仪式。

在这一点上，国内科幻文学的发展历程也与之十分相似。

中美科幻发展史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它们在作为一个自觉的文学体裁发展的早期，都具有强烈的科普倾向。《惊奇故事》和《新奇科幻》的科普取向相当直接和明显，当时的科幻作家和读者交流谈的也大多是科技内容，最早期的科幻迷组织直接就叫“科学通讯俱乐部”，如书中所述：

科学通讯俱乐部于1930年成立，该俱乐部致力于“推动科学的发展，在大众当中普及科学，最终达到人类的完善”。根斯巴克认为科幻小说的主要功能是培养科学家，这个想法得到了许多人的推崇。

后来的坎贝尔所宣扬的科幻理念也与此十分相似。国内科幻曾经使出吃奶的力气把科幻与科普分离开来，但矫枉过正，以至于有意或无意地忽略美国科幻的这一重要阶段。科幻的科普取向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对这一文学体裁的工具化，更可能是吃饱的三个包子中的第一个，不可能只吃后两个。

但对于科幻杂志与科幻文学的发展的关系，国内与美国也有着值得注意的重大差异。

《惊奇故事》和《新奇科幻》这样的杂志确立了现代科幻小说基本的创作理念的发展方向，与之前的传奇式科幻渐渐分离开来。在坎贝尔的《新奇科幻》周围聚集的作家们都遵循同样的创作纲领。中国的《新奇科幻》——《科幻世界》周围也曾经聚集着中国科幻的主要作家群，但并不存在一个共同的纲领。按照相关人士的说法，当时的美国科幻杂志有一定的数量，而现在中国基本上只有这一家，如果《科幻世界》提出创作纲领，则有作茧自缚、使中国科幻文学失去多样性的危险。这也许是事实，这个差异对中国科幻文学的影响还有待研究。

最后，本书的作者把目前科幻文学的衰落也归结于杂志的式微：

没有了杂志作为中心，科幻小说将不再是一个统一体，新浪潮科幻就是一个征兆。当科幻小说分解为上百个不同的市场，分解为上千个独特的不同视野，它所依赖的那种众口一致的未来观和哲学立场也会崩塌。

作为一个老科幻迷和由此成为的作家，我翻开这本书后立刻对自己说：“哇，他是我们的人！”这种想法无疑是狭隘和浅薄的，好在本书的作者并非我这种狭隘的“科幻原教旨主义”之人，冈恩对以后来的新浪潮运动为代表的科幻文学的多样性发展都给予了正面的评价，承认了它们的价值，这在他之前编撰的《科幻之路》中也有明确的表现。要指出的是，这种宽容性在《亿万年大狂欢》中是不存在的。同时，冈恩也以豁达和坦然的心态面对科幻文学的衰落：

科幻小说仍处于变化之中。它仍在不断演变。当它到达最后的终点时——且不管这终点在哪里，它已不再是科幻小说。

……在那之后，未来的发展将是模糊不定的，科幻小说的漫长旅程——从荷马到汉密尔顿、海因莱因、赫伯特再到哈兰·埃里森的如同奥德赛一般漫长的历程，即便没有到达终点，也到达了一个休憩地，一个坐下来思考的时候。明天，这个无尽的旅程将再次开始……

不管世界科幻的未来是怎样的，科幻在中国才刚刚开始它那“奥德赛一般漫长的旅程”，它将用想象力创造出属于中国的“另外的世界”（本书书名直译），原力与我们同在！

2017.01.21 于阳泉